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宋徵輿轅文　參閱

唐荊川文集　疏　唐順之

條陳海防經畧事疏　禦倭經畧

題爲條陳海防經略事、臣前任兵部職方淸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奉命差往浙直地方視軍情嘉靖三十

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節該欽奉勑書內開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
聞欽此欽遵行事外嘉靖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准吏部照會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唐順之陞右通政著會同胡宗憲經畫兵務欽此備照到臣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又節奉勑書內開如遇賊奔散地方稍寧更宜訓練土著之兵以免征調之擾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
欽此欽遵外臣兩奉勑書令臣條奏臣原籍常州府

人也自待罪編民目擊倭賊之害海上事情亦頗得其大畧而未敢自信也奉　命以來經歷海洋既履行陣老卒退校亦徧咨訪以所聞所見會同督撫胡宗憲等參酌議論至如臣近奉勅書訓練土兵臣已行文各兵備有司令其著實舉行又如葺城堡繕器械等項係督撫之臣從宜自爲者今皆不敢瑣瑣謹據所知見條爲七事以答揚　休命之萬一爲此具本謹題

一禦海洋照得禦倭上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于海

而竟罕有能禦之於海者。何也。文臣無下海者。則將領畏避潮險。不肯出洋、將領不肯出洋、而責之小校

此即擊來賊難擊歸賊易之說也

水卒。則亦縣泊近港。不肯遠哨。是以賊惟不來。來則登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罪。而水將旁觀矣、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聯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海賊入寇之路、以蔽吳淞江定海內地港口也國初設縣置衛。最有深意。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今無春汛緊急時月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或海道內推擇一人、暫駐舟山、而總兵副總兵

常居海中監督各總分定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至洋山馬蹟賊若從其處海面深入登岸者該總首先坐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總兵又罪及兵備道而止至於海中擊賊初至將領以奇功論已有事例惟軍士首級之賞尚未別白臣先具題擊來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眞倭首級一顆給銀十五兩自合如故擊來船眞倭首級一顆合無量增銀十兩比陸戰首級尚少銀五兩已足使水卒感恩懷利盡死擊賊再照臣蒙 聖恩遣視軍

情臣雖不肖而此官之設切中機宜臣往來海中奉揚國威諸將不敢退縮近港旋有三片之捷今臣雖轉任伏乞勅下吏兵二部詳議此官續設與否在京師諸官中差此一員官不足多少在海上加此一員官則甚有關係

一固海岸照得賊至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為際關第二義賊新至饑疲巢穴未成擊之猶易延入內地縱盡殲之所損多矣然自來沿海戍守莫不以擁城觀望幸賊空過謂可免罪而不顧內地之殘破

內地戍守。亦幸賊所不到。而不肯兼應沿海。今却不然。宜分定沿海保護內地。內地策應沿海。沿海力戰。

不然則內地大患

損兵折將。宜坐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完。宜坐沿海縱賊之罪。又如同是一樣沿海地方。賊由寧紹登岸。寧紹却不殘破。而殘破溫台。賊由溫台登岸。溫台却不殘破。而殘破寧紹。自來只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却不然。宜並坐賊所從入。其沿海文武將吏。有能邀次鏖戰。抵遏賊鋒。阻賊下船。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以奇功論。一准平倭事例。如此。

則人知謹於海岸之守。不敢幸賊坐過以覬免門戶常扃。堂奧自安矣。

一圖海外。臣所謂圖海外者。如招撫逋逃。宣諭日本二事。既屢奉明旨。平倭事例。亦已開載矣。而臣復申之。逋逃不特如王鐵李華山洪迪珍等有名賊首。方能譏倭為亂者而已。以臣所親見三沙千餘倭子。起自瓜洲。一被虜人馮三嗾其揚州取寶。遂至鬨然遠來。馮三之在中國。不啻一蟣虱。及在島中。却作此一番風浪。雖旋就誅殛。而流毒已多矣。然則逋逃不歸。

東南誠未可以息肩也。至於宣諭日本，則浙江軍門亦嘗請　命遣使矣。竟不能盡得其要領，使者坐罪而其事遂罷。嘗考平倭畧所載洪武永樂間，遣使日本者不一而足。　高皇帝又嘗與劉基議以倭國重佛，特遣僧往諭。古之王者，於四夷之不貢不臣，則有威讓之令，文告之辭。兵交使在其間，以深得敵情而處之，切中其機也。然自棄宗滿之坐重罪，而逋逃欲自歸者，不免自疑。自蔣洲之得罪，而人以使絕域為諱。或宜減宗滿之罪，以示信於逋逃之徒。寬蔣洲之

獄以開竒使絕域詗敵情之一路臣又據總兵官盧鏜手本內一款撫處夷情以尊國體開稱　祖宗以來給與日本金印勘合十年一貢船不得過三隻人不得過百名既申遠夷慕義之情遠夷亦得交易中國之貨以爲利而中國亦以羈縻遠夷使常馴服不爲寇賊百餘年來自嘉靖二年宗設宋素卿等爭貢讐殺貽害地方因而絕貢至嘉靖十八年正使碩鼎等齎獻貢物并進表文伏罪荷蒙　皇上擴天地之仁雖非貢期復准入貢嘉靖二十六年正使周良等

坐船四隻復貢議者計方九年之期有遵事例徑自
阻回從此貢路不通倭夷素性貪詐利我中國之貨
既不與貢例無復望矣因此遂被姦徒勾引同利爲
寇不止則以偶蹉一年貢期阻回之故也爲今之計
乞題請　聖裁令行各衙門遵照今後夷人復來求
貢果有真正表印勘合別無詐僞姑不計其限例就
與奏請起送赴京譯審來寇之端敕彼國王令其查
治惡逆欽戢屬夷使不敢再犯則倭夷知有貢路之
可通而詭計自銷黨類自攜勾引之徒亦可暫縛矣

鎧老將也。三十餘年在海上。熟曉夷情。其言不甚妄。乞勅該部查議可行與否。臣又聞先時陝西總制王瓊論西夷事。以謂能絕其入貢之路。不能絕其入寇之路。今亦可借以為喻也。

一定軍制。自倭患以來。東南軍制最為不定。蓋以濟變。未慮經久。梟猾之徒。方應募於江北。忽應募於浙東。方以得募價而留。忽以滿募限而去。譬如借債之人。主人不得而羈之。安得而練之。至於遠方無賴。託名士兵報効。希圖鹵掠。群然麇至。在此不由軍門之

徵調在彼。不由督撫之遣發。坐費粮餉。騷擾地方。是以人人爭言調募不便。而以練土兵爲說。夫土兵之練誠是也。然土兵之數不足。安得不募。募兵不足以當賊鋒之銳。安得不調。如前時王江涇數千倭子乘勝西土。非永保之兵。力挫其鋒。則何所不至矣。爲今之計。合以練兵爲實政。以募兵爲權宜。以調兵爲奇

此言非老于兵間者不能道

道。募兵則遠募不如近募。調兵則多調不如少調。募兵先儘本地方驍銳。若浙江處兵。江西沙兵之類。其遠方驍銳應募者。亦須土人保任。假其募慣。什伍聯

來而歲番上之不得自去自來如往時則募兵亦土兵也總督軍門歲調麻兵並為定額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備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精選發遣以憲司一員監督前來有不能衝鋒及騷擾地方者罪及監督則調兵可以制其毒而得其用也俟土兵訓練有成然後裁調供罷

一足軍食照得東南水陸兵粮往往有缺至有一月不給者軍士萬里捐生日望數升之米而已而又不時給之生心讟語亦何足怪此有故矣浙江軍餉銀

四十七萬兩。江南五十餘萬兩。江北一十六萬兩。其初皆籍兵而賦民。原無嬴餘。若民間拖欠十數兩。則缺却一軍之食。萬軍不能一軍空腹。而萬兩不能銖兩無欠。加之民賦有災傷減免。而軍餉無嬴餘處補。宜其不能時給而主怨讟也。古者軍興之費。不盡仰於民。多取之山澤鼓鑄莞榷商賈之利。故前史稱不加賦而用足。今民間搜括已盡。無可處補。而軍門亦無所謂山澤莞榷之利。稍可處者。惟有鹽法而已。試舉一端。如前時浙江巡鹽御史鄢懋卿小票事例。歲

（今民力之困有倍當時用兵之期未知結局而朝廷乏無變通之法不知何所底止）

（邪撮可抵唐左賦氏故有此論）

亦可得銀數萬兩此皆不取之國與商而坐收羸利者也合無勑下戸部轉行督撫等官會同淮浙巡鹽御史委曲計議多方區處但使江北江南浙江每處得七八萬兩民賦若足則別儲之一有逋欠即以處補此亦國民兩便之策也又各衙門原為大工贓罰解進贓罰多寡不等伏惟 聖明軫念東南兵荒相繼萬狀艱苦勑下工部查得大工銀兩漸敷乞暫將嘉靖三十九年浙直兩處贓罰照數解與各軍門聽其處補軍餉以後年分自行解京如故此外山澤筦

榷之利有可與者合聽軍門從宜區處再照供給軍餉係有司職掌有司自以不與軍事之罰往往視為不干已事始則催徵不力繼則給發不時失誤軍機多由於此此後若有仍前怠玩者自布政總司管粮道及知府以下聽督撫諸臣從重參劾庶幾有司各知干己不敢誤事矣

一復舊制照得國初防海規畫至為精密百年以來海烽久熄人情怠玩因而墮廢國初海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于過海水寨之

名雖在、而皆自海島移置海岸、聞老將言、雙嶼烈港
峿嶼諸島、近時海賊據以為巢者、皆是國初水寨故
處、向使我常據之、賊安得而巢之、今宜查出國初水
寨所在、一一修復、及沿海衛所、原設出哨海船額數、
係軍三民七成造者、照舊徵價、貼助打造福船之用、
此一事與臣所謂禦海洋者相關、舊制之當復者一
也、國初沿海建設衛所、聯絡險要、今軍伍空缺、有一
衛不滿千餘、一所不滿百餘者、宜備查缺額之故、而
補足之、其運粮班操等項、原因海上無事、撥借別用、

者可悉還之原衛所使自為守。衛所之兵常足。則他兵亦可不用。此一事與臣所謂定軍制者相關。舊制之當復者二也。國初沿海衛所。皆有屯田。今埋沒過半。而圖冊故在。宜按圖照冊。儘數查出。辦納屯糧。及金塘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是古來居民置鄉之處。今可墾為屯田。設所戍守。一以據險。一以因糧。此一事與臣所謂足軍食者相關。舊制之當復者三也。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舶司。在浙江者專為日本入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

輳許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船
而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漫不可考矣舶之為利也譬
之礦然封閉礦洞驅斥礦徒是為上策度不能閉則
國收其利權而自操之是為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
漏以資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浯嶼南
嶼諸島公然擅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
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國初設立市舶
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此一事與臣所謂
圖海外者相關舊制之當復者四也因舊時之寨因

舊時之兵。因舊時之糧。因舊時之市舶。一切紛紛之議。可以省矣。然其事重大。壞之已甚。復之則難。若能復之。則經久之策也。乞勅該部詳議。轉行督撫諸臣、選差有才力憲司一員。專管四事。數年之後。必有成功、

文移

行總督軍門胡　倭寇

為軍情事。照得倭賊泛海入寇。至崇明三沙。職督率副總兵盧鏜、都司楊尚英、於四月十一日海上邀擊、

斬獲首級一百十四顆於時職應援江北之急留盧鏜等攻圌沙賊職至江北攻廟灣賊巢獲首級四十六顆俱經具題外職正在廟灣攻賊忽得蘇松兵備熊桴手本言沙上賊久將有變而諸將推延猶未上沙勦賊續又得總督軍門書促職過江至三沙督兵職即發江北五月十五日至三沙是時賊已蟠據一月而諸將未有一人上沙攻賊者兵法宜乘其新至饑疲營壘未成擊之失此機會使賊得以鳩糧立柵為堅持計而又得造有小船數十隻以備突走矣職

卽督盧鏜與參將劉顯劉堂等於十八日率兵上岸立營而職帶守備高滮等兵五枝及土官張空所部鎭溪兵亦續至聯營而居職議立賞格出銀示衆以爲懸賞二十一日黎明合兵盧鏜率鳥銃先逼巢賊（盧善鳥銃而小怯劉好鬪而無節故必相倚成功）多被彈傷不能得首級賊分勁銳先衝劉顯兵顯素驍將率部下郭成東梁等鏖戰抵賊得首級六顆而盧鏜部下得首級二顆賊復衝劉堂兵堂部下田應山兵最後不交鋒而先奔劉堂兵逼巢者多爲賊殺餘兵亦奔其部下王如澄廣兵以苦戰亦多殺效盧

鏜亦遂還營、劉顯高滙等尚戰於巢門、頃之、亦收兵歸衆議以劉顯將先鋒而盧鏜將老營兵駐後、各營聲選鋒付劉顯、是時蘇松巡撫陳某以告病候代於蘇州、猶調度兵食、時遣牌督戰、而巡按朱某以憂去、巡江江某任滿去、交代未至、職止與兵備熊桴從事海中、至六月初一日、劉顯率選鋒攻巢賊、閉巢不出、是時賊四面起土墻、障箭銃、墻內鎗齊立、賊衆時出環墻而趨、官軍不敢逼巢、賊亦不敢躡官軍、竟不接戰而還、是時總督軍門、遣遊擊王應岐、率兵五千應

援又遣都司李忱所募土官吳九部鎮溪土兵四千赴三沙。是日，王應岐全軍至。吳九部兵四百先至。初三日，會兵合戰。劉顯將前鋒，與王應岐等分路入，而盧鏜、劉老營在後。盧鏜遣鋒兵攻巢，得首級三顆。劉顯兵得首級一顆。賊衝右哨王應岐兵，贊畫生員李應春被殺，先鋒亦多殺傷者。應岐子光祖棄馬奔而免，餘兵數千，不顧王帥而先潰。右哨張啓兵亦潰。是役也，以老營堅，故賊不能遠躪，而潰兵得徐還。劉顯亦收兵歸。明日，吳九部兵盡至，名爲四千，實不及二

千也蓋土兵張䖍數以冒粮賞大率如此衆議初六日進兵劉顯仍率前鋒攻賊賊多爲銃打死蜂擁出張寨兵先奔盧鏜斬其一人開銃自打潰兵亦不能定賊數戰頗輕易我兵竟追至諸營勢甚張盧鏜營壕放發熕佛郎機連倒七賊各營亦發銃擊賊賊纔退歸各營共斬眞倭首級十二顆是役也不藉火器老營幾不守先是賊攻廟灣皆躬自擐甲陣中及至三沙以盧鏜劉顯有名宿將可仗又國家方用以爲總兵副總兵遂不復自擐甲而但與兵備熊桴居老

營督戰至是知諸將易進易退不足盡倚乃復自擐甲入陣中至十一日復戰分布陣勢指揮伍惟統把總田應山爲誘兵布賊巢門吳九部劉顯苗兵分伏左右王應岐選鋒與張窖兵左右綴爲剛伏兵欲誘賊入伏而夾擊之盧鏜札老營王應岐餘兵及王如澄兵左右翼以防賊東西衝陣既定職擐甲徧巡諸軍促營中傳餐食誘兵伏兵賊甚狡先爲四層木巢以覘我軍一動靜十里必見揣知我有伏誘之不出劉顯請撤兵職曰合兵甚難少忍半晌賊且出矣顯

謬言軍饑疲職曰適傳餐何言饑伏兵蔭草木間未嘗戰何言疲也顯不能答而專欲收兵職遂前至誘兵所見誘兵亦怯甚去巢尚三箭遠不能怒賊又畀火器至巢邊火亦不能入巢賊以故不出應之職過誘兵而前下馬獨拔刀步行過鱗魚港去巢二箭盧鏜劉顯與左右爭向前抱持職曰柰何若此職曰吾不能督諸將惟有自往死鬭耳二將誓以必滅賊遂扶職上馬還未半時兵竟撤矣明日復戰布陣如前與九都土兵感激遂攻巢川苗兵次後賊先戰頗得

我鳥銃手、至是穴墻以通銃眼、頃鎖銃手一人、使彈土兵、土兵一人、然六人傷、遂退寃我軍所以不能破賊之故有三。村營太遠、出軍五六里而至巢、賊閉門而臥、開門而衝、賊逸我勞、其弊一也。立營既遠、又無行營、其弊二也。烏合不同、將雜勇怯不齊之兵、怯者先潰、勇者不能支、其弊三也。職督諸將移營近賊、諸將以爲營遠尚畏賊刼、奈何近之、又爲諸將造行營木城三座、進兵又不肯用、其所以宜急鬪而不宜緩攻之故、亦有三。賊巳造有小船五六十隻、勢必乘月

黑潮湝之夜。出海搶船。突上老岸。則江南北之禍。又自此始。其不宜緩一也。陸兵進攻。水兵守海。職與兵備熊捍晝夜風濤中者。已及一月。每見大風潮。則福蒼等船必壞數隻。今入秋風惡。又之船將盡壞。誰與守賊。其不宜緩二也。江南大旱。禾苗槁死。聚兵太多餽餉難繼。一日計口粮行粮火藥諸費。不下二千金萬一不給。軍自生變。其不宜緩三也。職才不足以料敵制勝。權不足以督勵諸將。致此殘寇尚緩天誅。除一面候新降勅·請奉行。一面調生力兵上沙會剿外。

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部院煩爲查照施行照得本
部欽奉勅命欲圖長策須得兵粮數月詳細查筭除
各叅將所管細數已經具呈外至于一鎮總數未及
併歸一處仰中軍官即行查照要見該鎮主兵之數
水兵共是幾何陸兵共是幾何歲用軍需幾何其軍
需原用何項錢粮措辦船隻共是幾何原打造用銀
幾何每年修理用銀幾何各具大數回報不必細開
花名至於客兵雖無常數及難預定但以每年通計
之亦可見其大畧仰查自倭寇以來某年調過客兵

幾枝其年裁調或添調客兵幾枝其客兵或係徵調或係招募及每年用過募兵銀幾何供給客兵錢糧幾何今年該調客兵幾何度用錢糧幾何逐款查報以憑本部會同巡撫李共斟酌區處畫一奏請

書

答翁東厓總制　山西總督

三晉連被殘破醜虜之患一二百年所未有蓋有非常之患而後求非常之材有非常之材而後立非常之功公固其人也僕竊聞之古者將受命之日則志

其家臨桴鼓則忘其身是閫外效忠之道則然舉功爵賞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是廟堂委任之道則然不然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于廟堂機會變於斯須而制勝於九重此自古豪傑之士所以每患于掣肘而功之難成也今閫外效忠之道在公能自信之而天下亦以此信公矣不識廟堂之所以委任其亦必有以異乎前時所謂總制者否也聞前總制在邊以請粮一事不合於某閣老遂不久而去若爾則其所以專行者亦無幾矣夫自古未有不得非常之人而

能立非常之功。亦未有不托之以不御之權。而能用非常之人者也。雖然、托之以不御之權。而或不能立非常之功。則其責固有在矣。公務盡其為之在我者而已矣。前時為總制者其委任既然。至其自為。又大率顧忌利害。畏縮首尾怵惕讒譏。日夜以保功名富世廟時俺答屢入寇是時山西宣大總制每易得罪故畏之愈深而事不可為也貴為事。不肯以身蹈天下之難。而為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之計。是以逡巡歲月。至於喪其成功。而往往被罪以去。蓋其所以喪功者生於保功之計太重。而其所以被罪者生于畏罪之意太深。公豪傑也。可則進

不可則退奚顧慮之有哉僕又聞督府之任不在於自用而在于用人且夫西北邊固多沉謀驚悍之士矣公廣詢而博咨之使文武長材盡在幕下至於負暇故將守墩老卒苟有一長亦得自効斯於群策畢舉此開府第一義也宜大與三關地圖敢求見寄爲愍往時邊關圖本大率只是冊青一幅而已試之實用直如畫餅近見劉松石公陝西諸鎮圖稍爲精密古之籌邊者虜之所從入與吾之所以制虜皆可以按圖而坐籌之是以守固而戰克今人皆言虜人來去

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虜人非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尤爲難得虜人擁騎南下須是覓得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虜人亦不能以饑渴馬致千里

故知守邊要地止有數處

而當時擢邊之沙爲火笑矣

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虜人雖是風雨來去而其所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零騎可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約不過數條而已禦虜者常患備多而力分苟圖畫分明可以必虜之所入與所不入知虜所入與所不入則備可以不多而力

可以不分列屯築堡駕梁拔伏。首邦大半氣力矣。公在廣西時、僕嘗索藤峽圖於公、後聞屠漸山言公嘗寄我藤峽圖矣、竟不及領教、不知當時寄之誰也、近日所徵材官射士、遠及南國、此於名則美矣、但東南柔脆。且素未見虜。恐費衣糧。無益實事。不若以其費募土人之豪勇者。則一人遠戍之費、可得土丁兩三人。土丁能險阻。識虜情。得一人可當戍兵兩三人。韓退之與鄆中丞書曰、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此實語也。

又與翁東厓總制　山西總督

讀來教并所寄邊圖、忽如置身於塞垣鼓鼙之間、而聽鳴劍抵掌之雄談也、伏惟吾丈之氣、既足以鞭撻四夷、而深計遠慮、又真足以繫單于之頸、雖推轂不御之權、與魏弱翁所以主張營平侯故事、今未可以（此必指袁州也蓋荊川以倭寇事始見知于袁州以前未之合也故其言云爾）盡望於廟堂。但在吾丈則願一切不計成敗利鈍、只論為之在我者當如是耳、蓋古之成大事者。多出跅弛不羈之才。而樸樕謹細、多不可與度外之功。是以豪傑之說、往往亦出於此。若至於活變宛轉。則是失

却自巳面目。且自古未有務爲自客之計。而可以成度外之功也。嘗平建屯田之策。璽書切責者再三。彼終不易其說。而迄以成功。況肯活變宛轉乎。來教云擺邊爲自困之道。須是以攻爲守。誠然誠然。今秋虜人不敢南牧。知籌邊之力也。自此益爲不可勝之備。以待可勝之虜。如晁生所謂一大治則終身創矣。必勝之旅。必攻之謀。非吾丈將誰諉哉。雲中久蓄瘡疽。今復有宗室搆虜之變。即此事勢。誠可寒心。其破敗擒獲。雖出幕下效力。亦會有天幸也。善後之道。如何

如何以吾丈幹旋宇宙手段須能爲彼中人轉換得一番心腹腎腸消其亂源而誘之忠義此非智力駕馭之所能及亦非苟安無事而幸其一時平定以塞責者之可與也山野鄙人每以爲韃靼不足慮而國家可慮者乃在於此浚谷論邊事時不知曾及此否

雜論

江防論

海賊入江由江南岸登陸之路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岸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一重門戶狼山

福山相對，江面闊一百二十里，為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闊七八里、新洲夾至山南岸，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為第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勤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奧自安。若三門稍有疏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南岸，斯為下策，與無策矣。

浙直控扼

往時浙直軍需，多倚各省協濟，自例罷協濟之後，而

窘急甚矣。胡總督近有乞留運米借鹽銀之奏。蓋以軍需無處。甚不得已。全仰此一着急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盡非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一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周立勳勒卣
　　　　　　　　　宋徵輿轅文　參閱

唐荊川家藏文集

書　　　　　　　　　　唐順之

答馬巡撫書　逃軍收編

逃軍許其自首隨處收捕一節向嘗請教于惠質公而公之論尤更明快直截僕輩亦同此意葢與其逃

而無用。不若就近補之。猶得一軍之用也。既而思之、深有未便者、苦寒磽确之地、人甚不樂居、嚴法羈管、嚴法清勾、然猶在者多逃、而逃者不獲、若逃軍即許改編則雖素不逃之軍亦孰不逃焉以冀改編樂地乎。是今日逃軍之補見役所以釀成異日見役者之作逃軍也。竊恐利少而害多矣。是以不敢便空區處。亦不敢遽有題請。只將狀發與縣官、而曰務須不失開誘首逃之初意、亦不墮猾軍規避之私心、使具由上請尊裁惟公一爲處分自當去其利而收其害也、

與胡梅林　　禦倭

書生操未嘗一日拊循之兵領八九枝素非同心之將以攻據巢之賊而監將戰將皆身當之眞可謂不自量而任之太過矣仗公成筭初二初四兩日將士賈勇入巢斬獲共得首級四十二顆皆係眞倭無從者衝鋒則鳥銃手激浦兵之力也生獲免狠狽爲幸多矣餘賊據巢者尚繁有徒戰後鎭溪兵乃至將復用之勦平餘賊此後容再報也第以崇明事緊恐有疎虞不得不急歸而銃手皆隨僕還矣區處崇明後

即徃杭州候公、計相晤只在半月也、此中賊勢似已有定、恐不久當走、公書中云欲題本、可且緩之、更看消息何如、承教步步擡營立于不敗。此公老將經畧甚合鄙見。弟已造下行營三座。決然可以制賊。而諸將尚不能用之。如盧鏜劉顯等俱不肯用所謂或執拗不肯相聽。或愚闇不能相聽。此亦其一節也。若不用擡營之說。明日再戰。恐又如前之奔耳。雖十戰亦復然。所謂浪戰也。所造行營、當移至杭州演之、

與胡梅林 架傚

東至狼山北至廟灣沿海地歷一遍則江北又是一樣局面土著鹽徒隨處儘有驍勇可用者稍聯屬之亦不甚費衣糧但是絕無一好水陸將官至于徵調之兵不特老營邊卒徐河長箭可用其毛雕曹沂各兵亦儘驍銳但是無糧賞養之今歲十倍艱于往歲克齊去歲年終丁田銀已僅得一半今無一二百兩解到揚州只望京師撥與 米打頭一奏至今更無消息不知四五萬軍輳聚何處乞米兼之風北風俗素無夙儲一荒便餓一餓便盜至有一縣之倉無五

此其所以易

升之米者故僕以爲今歲救荒、須費七分精神、只留得三分精神禦倭、雖以高才處之、猶恐其難、況迂庸如僕者乎、望公題奏間稍爲一援手也、向所借鳥銃手、蓋是欲久假數月者、知朱尚禮一枝、公所必須、願且勿遣、俟急更借也、倘已即路、則遂遣之耳、聞戚繼光有禦鳥銃牌、屢索之不得、望公爲取一面見付作式、然亦不知其果能禦銃、而珍閟之若此也、此處需水將甚急、邵應魁若不甚當緊要、公可暫借何如、江北亦公地方也。

與胡梅林 禦倭

灘山滸山有賊係浙直諸 會哨所在而李希賢孤軍獨往餘皆坐觀不相爲援及烏沙門洋山一帶有賊定海兵船亦互相觀望待其登岸噬臍何及蓋守港將官全然不以會哨會剿爲意賊迫近島機會可乘輒以風潮不便爲解縱之登岸陸地失事則又罪坐陸戰官兵彼亦不與其責 明旨近例所謂邀之于海徒爲空言不得已而陸戰在我爲舍易圖難在賊得護其所短而用其所長兵家之忌我則犯之然

則倭賊何時可平。公亦何時可息肩也。承公指教，不自量力，謹往吳淞督戰一番，若賊仍在灘滸洋山之間，諸將官仍守舊套，不肯會哨會剿，僕止有以身先之而已。浙西江南陸戰之兵，俱無足恃，僕所親見。成敗只在海剿一着。賊一上岸，必然復如往年之事矣。○○○○○○

與曾石塘第三書（復奇便利）

辱示大疏并營圖，則分合進止，奇正迭用，熊虎之韜，如承面授，而士馬騰躍，旂幟精明之狀，如獲目觀，古所謂節制之兵，何以過此，真足以立于不敗之地，而（不煩以復套謀示刺川）

不失敵人之收發舒華夏之氣而掃空百年狐鼠之巢穴有不待捷書之上而知之矣兵家之變不可盡言而疏中所論用間設伏與夜斫營掎角入九條則大約備之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鬪最是攻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于地形則不可以成掎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但譎詐凶狡虜人所長且自我兵形既露虜人亦日夜爲備而匿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空亦深矣則得敵情爲難自百餘年來中國無一人一騎入套

荊川初答書頗疑其事後復以書論趙武夷荊川曰作此

中者。此路閉塞已久則得地形為難而今之所謂得敵情地形者。祇是據降胡偵卒一二人之口。萬一實事未必盡傳。傳事未必盡實。則聽信之際。毫髮少有差池。至于當機合办。呼吸便有安危。此其多方參伍。使較若畫一。全在吾丈勝筭耳。雖然此猶是攻戰之說而未及乎經營善後之計也。大率今日之事。不惟一戰逐虜。掃空巢穴之為難。而虜人遂遯之後。城堡未立之前。軍士經時曠日。野處露宿。散布于二千里空虛之地。能使戀巢殘虜。一無所窺伺突發乘間之

為難。又非特杜塞虜人窺伺乘閒之爲難。而一時遷徙二千里之軍民。一時創築二千里之墻堡。以塡實二千里百餘年空虛之地。能使內境一無儆敝騷動之爲難。故不難于攻而難于守。守之所以難者不足虞于敵人而足虞于內境。昔人謂平吳之後。更勞區畫。今勝虜之後。更勞區畫耳。守之所以難者。姑未暇言。而攻戰之難。則敢竊陳迂濶之論。或可以少備勝筭之採擇。大畧以爲千里而襲人。必潛形匿影。乘其不備而後可以得志。復套之議兩年于玆矣。我之兵

形既露而彼之為備亦密我之間諜雖精而彼之窺伺亦熟我能分兵以相攻而彼亦能并兵以相待春夏之虜馬以乏草瘠而我馬于此時固亦不能藉草于敵虜弓以春夏解膠而春夏多雨濕我之火藥火器亦有時而不適于用我恃火器以攻虜而輜車絡繹于深草叢莽之間亦空防敵人火攻之便且夫兵法非十不圍非五不攻萬一虜人自知不敵結連套外之虜并聚于套中合力以抗我其騎兵必且十餘萬計而我六萬之兵分為五六路彼于地利既熟知

共何路爲險而于我兵且窺覘其何路爲虛彼將空其諸路以疑我而并力一路以邀我是以彼之十萬當我之萬據彼之險而擊我之虛或一路稍有疎虞則諸路聞之搖動如宋人燕雲五路之役可虞也或我出則彼遯我歸則彼復躡之如吳人所以疲楚之術可虞也或彼遠其輜重部落誘我深入如趙信教虜之計可虞也蓋必我知虜所以聚兵之處而彼不知我所以出兵之路我能散敵黨之合而敵不能乘我兵之散我嘗得重地可遽之利以扼虜人輕地易

走之勢。然猾虜窮寇之情。兵凶戰危之慮。出于意料之外者。殊不止此。蓋寧可過為多筭而慎之。不得少筭而輕之也。然以吾丈老成持重。深謀石畫。則于建議之初。凡今日之所以攻。與後日之所以守。固已得萬全之筭久矣。近見邸報。得吾丈條陳邊事一疏。竊以萬全之筭。多具此中。而邸報止載條綱。願得全疏一觀之。并三鎮巡撫所議。與河套詳細地圖。俱望一見。亦或更有以請教也。

與李龍岡論改折書　災傷改折

輕齎一說向已面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爲可以紓百
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之圖則不敢以出位
爲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兌運
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內
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減免於
是有輕齎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
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
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
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

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管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偶可以通融之意（才拙鄙于此事猶畧有方畧）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脚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僣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

挽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系。此其費於民之羡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直五錢爲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爲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齋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又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兩之羡自潤

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分以下。則其所私之羡。固當倍之且蓰矣。倍之爲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爲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爲民父毋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爲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齎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則所謂歲

（非特可以救民命此舉也亦足以裕國）

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且況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爲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啻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之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爲貴賤特異常矣（京師米賤折價暖乎江南使聞臣主之可畏）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不當一石之用也（謂之將漕白二糧收折一年亦可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當給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賤糶之困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蓋深有

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為之國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又況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況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為民父毋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為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賫以輕齎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侯都御史等奏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粮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每石

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脚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為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

不行折兌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嗇於外例之恩者也。此　祖宗之良法美政。　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豐時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患之至意。雖旱乾水溢。而民兌爲溝中瘠者。誠戴　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答李中谿論舉劾書　論舉劾

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

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閱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痛快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率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幾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

而不賢者甚少則宏其政平而說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臥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對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

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強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用此言之

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

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聲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

答萬思節

毋欲與大洲兄相會、乃欲相與證明絶學、非曆數之謂也、然曆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絶學矣、國初搜得一元統、僅能於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註腳、監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爲曆祖、吾向來病劇中、於此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嘆世無可語者、近得來書、乃知復有透曉、如大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

緇遲疾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曆議及郭

督氏輩衆書之類，獨能洞其精微，是曆官秖知其數，

而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透曉，而曆官所不解

者耶。蓋箚者太史造曆，能以測定月躔盈縮，月離遲

疾，去極遠近，渾淪得一天體在胸膈中，而欲傳之形

氣之間，以爲曆本，則是以數寸筭子，握住萬古宇宙，

轉運蓋甚難下手，此于長所謂太初曆，既已測候而

姓與都等，不能爲筭之所也。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

尚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

法曰弧矢圜筭、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枕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圜術頗在焉、試問之曆官、亦樂家一啞鍾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指如前說、雖極精微幽眇、猶是儒生套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九綴術乃是實得也、煩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

敎夫六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旣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眞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圜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撤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

則挨墻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吾之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與曆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數死數非二也死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筭積分之實用不知豈便吃爾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往往而然不特曆也大洲其於吾言有合耶否耶楊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通乎天

地之曆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曆數者又一行守敬輩之所以爲敝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欲請教於大洲者其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輒瑣瑣及此毋乃以我不知務乎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曆家一二緊要語與大洲印証如步日躔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三十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亦數也又如步月離中用初末限度二十四度六十六分此亦數也曆家知據此亦數布筭而已試求其所以爲平差立差之原與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何處起則知活數矣

似此只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蓍求卦之初。參伍錯綜而陰陽未分者也。成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為九為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敘

王君注握奇經敘　兵法

余少頗好奕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為之寢寐而懸息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若或有得筭焉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咎於息之所不至而已。藝既稍習而已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

弈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先爲之嘗救布置余于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而又惜不早得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以是知古人之精神寓之于譜奕者索諸己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精神苟有得焉其致一也奚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奚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何以異此伏羲畫象貞坎悔乾爲師已寓居中握奇之義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爲黃帝書蓋戰法自黃帝始也顧其文簡與世鮮知者王君以籓經餘力推究其說爲

之詮釋。其諸家言兵，有及于握奇者，悉取而附之。其營箕占候亦綴焉。以爲兵家全書。君示余，余竊嘆其有似于吾所謂奕之譜也，蓋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而每戰輒勝，然觀其環車爲營，縱輕銳往當匈奴，實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摹握奇爲八陣，鈎齊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暗合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奇其說，以爲得吾書而用之，內靖草竊，外盪醜虜，特爲易

事。蓋余之于奕也。雖知思與譜之不二。然以譜措之懸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則又差較毫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試也。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人儒服立軍門。親鼓鞞之間。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送太平守江君敘　粵西郡守

嘉靖中。交人篡其君。貢獻不通。天子議將用師。於

是命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爲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尤緒三省之口。爲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于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于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爲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

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騖于毒瘴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箐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敝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粮、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于陡崖深箐之中、固與衆出入于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撤上之吐、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

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篡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為篡人役也、其左右之劫于兇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胸。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攻之力。顧為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形蓄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於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

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爲內間。因其佐國以爲外犄。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于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嚮應者。然則兵不必傳其都。而篡之者可以懸而戳之矣。其與勞師置根。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爲　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安委其責于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于州郡則太平其安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勳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